

斯大林



在莫斯科城 斯大林兩次選區 選民大會上的演說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一日

和一九四六年二月九日



外國文書出版局印行

一九四九年。莫斯科

！來起合聯；者產無界世全

林 大 斯

次兩區選林大斯城科斯莫在
說演的上會大民選

日一十月二十年七三九一

日九月二年六四九一



行印局版出籍書文國外

科斯莫。年九四九一

出 版 局 聲 明

斯大林同志在莫斯科城斯大林選區兩次（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和一九四六年二月九日）選民大會上發表的這兩篇演詞，是按一九四六年蘇聯國立政治書籍出版局刊印的版本翻成中文的。

目次

斯大林同志於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在莫斯科城斯大林選區選民大會上的演說……………	五
斯大林同志於一九四六年二月九日在莫斯科城斯大林選區選民大會上的演說……………	一五

斯大林同志於一九三七年十二月
十一日在莫斯科斯大林選區
民大會上演說

主席宣佈：

現在請我們的候選人斯大林同志講話。（斯大林同志走上講壇時；選舉人熱烈歡呼，經久不息。大戲院全場起立向斯大林同志致敬。會場中不斷高呼：「偉大的斯大林萬歲！烏啦！」世界上最民主的蘇維埃憲法創造者——斯大林同志萬歲！烏啦！」）「全世界被壓迫者底領袖斯大林同志萬歲！烏啦！」）。

斯大林同志演說：

同志們！老實說，我並沒有想來說話。可是，我們敬愛的尼啓塔、賽爾格維奇簡直是強把我拉到了會場這裏來，他說：你作個很好的演說吧。說什麼呢，作什麼樣的演說呢？凡在選舉前所要講的一切，都已由加里寧、莫洛托夫、沃羅希洛夫、卡甘諾維赤等領導同志，以及我們其他許多負責同志，在發言中講過並反覆講過了。還有什麼東西可以拿來補充這些演說呢？

據說對於選舉運動某些問題須要解釋。什麼樣的解釋，關於什麼問題呢？凡需要解釋的一切，都已經在布爾什維克黨、共產主義青年團、全蘇聯職工會中央委員會、國防航空化學協進會以及體育事宜委員會大衆週知的宣言裏，解釋過和反覆解釋過了。還有什麼東西可以拿來補充這些解釋呢？

當然，也許可以作一個隨隨便便的演說，一切都說，其實連什麼都不說（微笑聲）。也許這種演說能供聽衆消遣消遣。據說，不僅在資本主義國家那裏，而且在我們蘇維埃國家這裏，也有善於作這種演說的能手（笑聲，鼓掌）。可是，第一，我不是善於作這種演說的能手。第二，現在我們布爾什維克大家都像俗語所說「忙不開交」的時候，是否值得做消遣時光的游戏呢。我以爲是不值得的。

既然如此，當然也就作不出很好的演說來。

可是，我既已走到講台上來，自然無論如何也得說一點（熱烈鼓掌）。首先，我要感謝（鼓掌）各位選舉人對我表示信任的盛意（鼓掌）。

我被推舉爲代表候選人，而且蘇維埃首都的斯大林選區選舉委員會已把我登記爲代表候選人。同志們！這是很大的信任。讓我來向你們致深切的布爾什維克的謝意，感謝你們對於我們布爾什維克黨，以及對於我本人，即這個黨底代表所表示的信任吧（熱烈鼓掌）。

我知道信任有什麼意思。這個信任自然是加與我一些新的補充的義務，因而也就是加與

我一種新的補充的責任。而我們布爾什維克是決不拒絕負責的。我就很樂意地負起這個責任來（熱烈鼓掌多時）。

同志們！我自己也想向你們保證，你們儘可大胆指靠斯大林同志（熱烈歡呼，歷久不已）。會場中有人高呼：『我們大家都擁護斯大林同志！』。你們儘可指望斯大林同志定能完成他自己對人民的義務（鼓掌），對工人階級的義務（鼓掌），對農民的義務（鼓掌），對智識界的義務（鼓掌）。

其次，同志們！我要向你們恭賀這個臨到的全民節日，蘇聯最高蘇維埃選舉日（熱烈鼓掌）。同志們！臨到的選舉不僅是選舉而已。這真正是我國工人、我國農民和我國智識界底全民節日（熱烈鼓掌）。世界上從來也沒有過這樣真正自由和真正民主的選舉。從來也沒有過！歷史上未曾有過這種先例（鼓掌）。重要點並不在於我國當前的選舉是普遍、平等、不記名和直接的選舉，雖然這一點本身也有巨大的意義。重要點是在於我國將要舉行的普選，比之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裏的選舉，都是最自由最民主的選舉。

普選在某些資本主義國家裏，即所謂民主國家裏，也是舉行的，也是實行的。但那裏是在什麼情況下舉行選舉的呢？是在階級衝突的情況下，是在階級敵對的情況下，是在資本家、地主、銀行家以及其他資本主義豺狼脅迫選舉人的情況下舉行的。這樣的選舉，即令它是普遍、平等、不記名和直接的選舉，也不可稱為完全自由和完全民主的選舉。

反之，在我們這裏，在我們的國家裏，選舉却是在完全另外一種情況下舉行的。在我們這裏沒有資本家，沒有地主，因而也就沒有富豪階級對貧窮階級的脅迫。在我們這裏，選舉是在工人、農民、知識份子合作的情況下舉行的，是在他們互相信任的環境中舉行的，是在可說是互相友愛的情況下舉行的，因為我們這裏沒有資本家，沒有地主，沒有剝削制，所以根本也就沒有什麼人脅迫人民，以圖歪曲民意的現象。

正是因此，所以我們的選舉是全世界上唯一真正自由和真正民主的選舉（熱烈鼓掌）。

這樣自由和真正民主的選舉，只有在社會主義制度勝利的基礎上才能發生，只有現在我們這裏，社會主義已不單是建設着，而是已深入人民生活中，已深入人民日常生活中的時候，才能發生。十多年以前，尚可爭論我國能否建設社會主義。現在，這已經不是可爭論的問題了。現在，這已經是事實問題，已經是現實生活問題，已經是貫注於人民全部生活的風俗問題。在我們的工廠裏是沒有資本家而進行工作的。由人民中間出身的人領導着工作。這在我們這裏也就叫做事實上的社會主義。在我們的田場上是沒有地主，沒有富農，而由農業勞動者進行工作的。由人民中間出身的人領導着工作。這在我們這裏也就叫做日常生活中的社會主義，這在我們這裏也就叫做社會主義的自由生活。

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我們這裏就產生了新的選舉，真正自由和真正民主的選舉，在人類歷史上不曾有過先例的選舉。

既然這樣，那末怎能不向你們恭賀這個全民盛大節日，即蘇聯最高蘇維埃選舉日呢！（全場熱烈歡呼）。

再則，同志們！我想給你們一個忠告，代表候選人給他的選舉人的忠告。如果拿資本主義國家來說，那末，在那裏的代表和選舉人間是存在着一種很特別的，可說是很奇怪的關係。當着進行選舉的時候，代表向選舉人獻媚眼，向他們阿諛逢迎，賄賂發誓說自己絕對忠實，說出一大堆各種各樣的諾言。看來，代表是完全依賴於選舉人的。只要選舉已經舉行，而候選人已變成代表的時候，這種關係就根本改變了。不是代表依賴於選舉人，而是代表完全獨立。在四年或五年間，即直到下次選舉時為止，代表是覺得自己完全自由，不依賴於人民，不依賴於自己選舉人的。他可以從一個營壘轉到另一個營壘中去，他可以從正路上轉到邪路上去，他甚至可以幹一些不很清白的勾當，他可以任意打筋斗，——他是獨立的。

這種關係可以說是正常的麼？同志們！無論如何都不可這樣說。我們憲法估計到這一點，所以它特別定出一條法律，根據這條法律，如果某一代表竟要起把戲來，如果某一代表竟離開正軌，如果某一代表竟忘記自己是依賴於人民，依賴於選舉人的，那末選舉人就有權先期撤回他們的這個代表。

同志們！這是一條很好的法律。當代表的人應當知道：他是人民的公僕，是人民派往最高蘇維埃的使者，他應當遵循人民所訓示他的路線來動作。如果代表竟離開正軌，選舉

人就有權要求實行新選舉，就有權叫這種離開正軌的代表滾開（笑聲，鼓掌）。這是一條很好的法律。我的忠告，代表候選人對他的選舉人的忠告，就是要你們記着選舉人底這個權利，即先期撤回代表的權利，要監察自己的代表，要監督他們，如果他們要想離開正軌，就叫他們滾開，要求宣佈實行新選舉，而政府就務須宣佈實行新選舉。我的忠告，就是請你們記着這條法律，並在必要時運用這條法律。

最後，還有一個忠告，代表候選人給他的選舉人的忠告。如果拿選舉人可以向自己的代表提出的一切要求中的起碼要求來說，那末究竟必須向他們要求些什麼呢？

選舉人，人民，應當要自己的代表們始終稱職；要他們在自己的工作中不墜落為政治上的庸人；要他們始終不愧為列寧式的政治活動家；要他們始終做一個像列寧那樣明顯確定的活動家（鼓掌）；要他們像列寧那樣在戰鬥中大胆無畏，對人民公敵毫不留情（鼓掌）；要他們在事情開始複雜化，當地平線上呈現某種危險的時候，一點也不慌張，絲毫也不慌張；要他們像列寧那樣絲毫也不慌張（鼓掌）；要他們在解決複雜問題，需要周密認清環境，周密計較各個正反面時，能夠像列寧那樣明智鎮定（鼓掌）；要他們像列寧那樣正直忠誠（鼓掌）；要他們像列寧那樣愛護自己的人民（鼓掌）。

我們能否說，所有一切代表候選人都正是這樣的活動家呢？我是不會這樣說的。世界上有各種各樣的人，世界上有各種各樣的活動家。有一種人，使你簡直不能斷定他們究竟是什麼人：是好人，還是壞人；是勇士，還是懦夫；是徹底擁護人民的人，還是擁護人民公敵

的人。真有這樣的人，真有這樣的活動家。在我們布爾什維克中間，也有這樣的人。同志們！你們自己知道，醜兒是家家有的呀（笑聲，鼓掌）。俄國偉大作家戈果里用一句很中肯的話來形容了這種不確定的人，這種多像政治庸人，而少像政治活動家的人，這種不確定不成形的人：『這是些不確定的人，不三不四，簡直使你認不出他們究竟是什麼人，既不像人，又不像鬼』（笑聲，鼓掌）。關於這種不確定的人和活動家，在我國民間也有些很中肯的評語：『非牛非馬』（全場發笑，鼓掌），『既不是供神的蠟燭，又不是喂鬼的饅頭』（全場大笑，鼓掌）。

我不能完全有把握地說，在代表候選人中間（我當然很向他們道歉），以及在我們的活動家中間沒有這種人，沒有這種最像政治庸人的人，沒有這種按性格和面貌來說，都很像民間所說『既不是供神的蠟燭，又不是喂鬼的饅頭』的人（笑聲，鼓掌）。

同志們！我希望你們經常影響自己的代表，使他們覺得他們應當時刻記着偉大列寧底偉大儀範，處處效法列寧（鼓掌）。

選舉人底職能並不以選舉而終結。選舉人底職能，是在本屆最高蘇維埃存在的整個時期內都繼續着的。我已經講過了當某代表離開正軌時，選舉人便有權將其先期撤回的那條法律。由此可見，選舉人底義務與權利，就在於時刻監督着自己的代表，時刻提醒他們，無論如何都不可墮落到政治庸人的地步，而務須成爲像偉大列寧那樣的人物（鼓掌）。

同志們！我給你們的第二個忠告，代表候選人給他的選舉人的忠告，就是如此。（熱烈鼓掌，歷久不已，轉爲歡呼。全場起立，目送斯大林同志走向政府人員席位上去。會場上發出呼聲：『偉大的斯大林萬歲！』，『斯大林同志萬歲！』，『斯大林同志萬歲，烏啦！』，『第一個列寧主義者，聯盟蘇維埃代表候選人斯大林同志萬歲！烏啦！』）。

月二年六四九一於志同林大斯
選區選林大斯城科斯莫在日九
說演的上會大民

